

数字化教学赋能国际中文初级汉字要素教学的路径建构研究

代一琳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汉字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环节。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时代为对外初级汉字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在梳理初级阶段对外汉字教学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探讨数字化时代初级汉字教学的目标定位与内容重构,提出以“电写为主、笔写为辅”为理念,借助人工智能、多媒体交互、在线平台等数字技术,创新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数字化汉字教学生态,以提升初级汉字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 对外汉字教学; 初级阶段; 汉字要素; 教学改革

DOI: 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08016

0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汉语已逐渐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语言之一。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作为汉语书写系统的核心载体,汉字教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汉字教学长期以来被视为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老大难”问题。汉字是一种独特的表意文字系统,具有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特征,其结构复杂、数量庞大、笔画繁多,对于零基础或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而言,学习难度极高。许多留学生在初级阶段便因汉字学习的挫败感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放弃汉语学习。进入21世纪20年代,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式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数智时代”,这为对外初级汉字教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技术支撑。

1 对外初级汉字教学的现实困境

从汉字本体特点来看,一是生字量大、书写独特。《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规定初级阶段需掌握约900个汉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和书写规范,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认知挑战。二是笔画复杂、结构多样。汉字有30多个基本笔画,由这些笔画组成的部件达560多个,通过不同组合方式形成千变万化的汉字形态。初学者往往难以把握笔画顺序和结构比例,容易出现漏写、错写、多写、变形等各种偏误。三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复杂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学习者需要跨越从字形到意义的认知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拼音文字的学习逻辑存在显著差异。加之汉字中存在大量同音字、形近字、多音多义字,进一步增加了学习与辨识的难度。

从学习者层面来看,个体差异对初级汉字学习效果的影响不容忽视。留学生可分为“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两类。前者虽然具备一定的汉字基础,但母语中的汉字读音和写法可能与现代汉语存在差异,有时反而会产生负迁移效应。后者由于缺乏汉字认知基础,面对方块字往往产生强烈的陌生感和畏难情绪,学习动机不足。此外,学习者的记忆力、观察力、思维力等学能差异,以及所采用的学习策略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了汉字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从教师和教学环境层面来看,部分教师对汉字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分强调拼音和口语交际能力。一些教师的教学方法过于程式化,简单按照教材顺序机械推进,缺乏对汉字内在规律的深度挖掘和系统性呈现。专门的汉字教材数量有限,且与其他课型脱节,学生学起来较为枯燥。在数字资源方面,虽然已有不少汉字学习APP和在线平台,但普遍存在交互性不强、专业术语过多、缺少针对性和趣味性等问题,在师生中的普及率和实际使用效果仍有待提升。

2 数字化时代初级汉字教学的目标与内容重构

教学目标层面,必须正视数智时代下“电写”已成为日常书写主渠道这一事实。面向初级水平学习者,以往那种过分倚重手写准确度和美观度的目标定位需要让位,新的重心应放在字形认读和借助输入法进行电写输出上,同时保留最基础的手写训练,以维持对笔画和结构的感性认识。

教学内容层面,则需要围绕汉字自身的构成要素展开系统性重建。这种重建应当遵循几条基本准则。其一,以使用频次作为筛选依据。借助大规模语料库的统计结果,结合日常交际

中的真实出现率,来筛选出最适合初级阶段学习的汉字集合,从而让所学内容直接服务于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其二,先搭框架,再填细节。在逐个教生字之前,先集中介绍汉字的笔画类型、间架结构以及常见偏旁所携带的意义信息,帮助学生在大脑中先行搭建起一套关于汉字系统的组织图式,后续学习新字时便能更有章法地归类与记忆。其三,把文化维度渗透进字形讲解。通过呈现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汉字形态,追溯字形演变背后的观念变迁和生活场景,使学习者不仅记住字形,还能理解汉字所承载的思维方式与历史脉络,从而提升学习过程的深度和趣味性。其四,因材施教,差异化安排。考虑到学生来自不同母语背景、具有不同起点水平和学习诉求,教学内容的难度梯度和练习形式应当灵活可调,允许教师根据班级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学习路径,提供适配的资源与任务,真正实现个性化的教学支持。上述四个原则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数字化时代初级汉字教学内容重构的基本框架。

3 数字化技术赋能初级汉字教学模式与对策

3.1 “电写为主、笔写为辅”的交叉教学模式

在电写时代,初级汉字教学应打破传统唯手写论的路径依赖,构建电写与手写有机融合的教学新模式。具体而言,应在教学初期即引入拼音输入法、手写输入法等电写工具,让学生通过“电打”方式快速实现汉字的输出与应用,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增强学习成就感与内在动机。与此同时,手写应作为辅助手段,有选择地安排在课堂练习与课后巩固环节。这种“电写开路、笔写跟进”的渐进式模式,既顺应了数字化时代的实际应用需求,又保留了汉字书写的文化内涵与认知训练价值。

3.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把数字化学习的灵活优势和传统课堂面对面交流的长处结合起来,在初级汉字教学阶段尤其适用。线上部分,学生可以借助汉字学习类App、微信小程序等工具完成课前预习和课后自主操练,利用零散时间反复接触汉字的读音、字形和简单用法;而线下课堂则把重心放在解答疑难、组织讨论和开展文化类活动上,教师依据线上平台记录的学习数据,能够更清楚地掌握每位学生的薄弱环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辅导。这一安排实际上也契合了“翻转课堂”的基本思路——基础性的汉字知识由学生在线上先行接触,课

堂上的宝贵时间则用来开展组词造句、短文阅读和文化话题讨论等需要深度加工的活动,让学习效果更加扎实。

3.3 多模态数字资源应用对策

多模态理论主张通过视觉、听觉和动觉等多通道协同来促进学习。初级汉字教学中,用好数字资源能缓解认知压力,提升效率。比如,动画视频可展示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让造字规律一目了然;交互式游戏通过拼搭、排序、归类等操作,让巩固字形变得有趣;VR/AR技术能营造沉浸式情境,帮助理解字形与生活场景的联系;数字化词典和语料库则方便查询笔画、释义,并观察真实语境中的搭配用法。

3.4 AI智能工具辅助教学的现实路径

智能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能够对学生的汉字发音进行逐字测评并即时给出反馈,弥补了大班授课中教师难以逐个纠正的局限。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者画像技术则通过追踪每位学生的认读轨迹、错字类型和识字量变化,自动生成针对性的复习建议和薄弱环节强化练习。在电写输出环节,AI组词和写作辅助工具可在学生输入过程中提供词语提示和拼写纠错,帮助降低写作时的焦虑感,让表达更加顺畅。此外,生成式AI还可以参与到教学资源的定制中来,从而把教师从重复性的备课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到课堂互动和个别指导上。

4 数字化时代初级汉字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

4.1 教学评价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时代呼唤汉字教学评价从传统的终结性评价向基于学习数据的形成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转型。传统评价多依赖纸笔测试,以期期末考试或等级考试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唯一标准,难以全面反映学习者的汉字学习过程与真实能力。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学习管理系统(LMS)、汉字学习APP和AI测评工具所沉淀的过程性数据,对学习者的汉字认读速度、书写准确率、电写效率、偏误演变轨迹等指标进行持续追踪与动态分析。基于数据看板,教师可以实时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进展,及时发现学习瓶颈并调整教学策略;学生也能通过可视化的个人学习报告,清晰地看到自身进步与不足。此外,电子档案袋评价方式可以把学生不同阶段的汉字书写作品、电写成果、汉字文化探究报告等数字化材料汇总归档,形成记录学习成长全过程的个性化档案,使评价从“一次性判定”变为“持续性见证”。

4.2 多元评价主体的引入

数字化平台使多元评价的落地更为便捷。除了教师评价,还可引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和AI评价。自评要求学生对照既定目标定期复盘,培养自我监控能力;互评借助在线工具开展,学生在批改同学作业中加深对汉字规律的掌握;AI评价则能随时提供标准化反馈,保证即时性和一致性。三种方式各有侧重,自评关注内在反思,互评提供多角度视角,AI确保效率与稳定,评价结果比单一教师评判更全面、客观,也更具说服力。

4.3 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与提升路径

教师数字素养更多指向一套在实际教学场景中的综合能力包括设计数字化教学方案、从平台数据里读懂学生的薄弱环节、筛选或自制合适的数字资源,以及在收集使用学生信息时守住基本的伦理底线。培训不能只讲理论,得带着老师动手做——工作坊里直接操练几款实用的汉字教学工具,案例研讨中共同拆解一节成功的数字化课例,线上研修则跟踪解决课堂中真实冒出来的问题,这样才用得上。同时,可以依托网络平台组建跨校甚至跨国的教研小组,同伴互助往往比专家讲座更有针对性。此外,还应鼓励教师把研究做在自己的课堂上,就这样在“做—看—想—改”的循环里反复走几轮,数字化教学的判断力和经验自然会慢慢积累起

来。

5 结语

本文在梳理对外初级汉字教学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数字化时代初级汉字教学的目标定位、内容重构、模式创新与评价改革。研究表明,数字化时代初级汉字教学应顺应“电写时代”的到来,以“电写为主、笔写为辅”为核心理念重构教学目标与内容;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多模态资源应用和AI智能辅助等策略创新教学模式;以学习数据为驱动,推动评价方式从终结性向形成性与过程性转变,并引入多元评价主体;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通过系统化培训、共同体建设和行动研究夯实数字化教学的师资基础。展望未来,随着大语言模型、脑机接口、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的持续突破,数智技术必将进一步深刻变革汉字教学的形态与生态,为破解汉字教学“老大难”问题提供更多可能性。然而,技术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避免陷入为技术而技术的误区。只有实现技术应用与教育本真的深度融合,才能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数字化汉字教学生态,真正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与水平。

参考文献:

- [1] 黄均凤,程乐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与实践[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
- [2]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3] 陆俭明.电打汉字开路,笔写汉字跟进——革新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汉字教学模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4,22(4):1-5.DOI:10.16802/j.cnki.ynsddw.2024.04.001.
- [4] 储诚志.续论国际中文教育“电写为主、笔写为辅”的教学转型——澄清几个误解和疑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4,22(5):1-10.DOI:10.16802/j.cnki.ynsddw.2024.05.002.
- [5] 周质平,孙朝奋,梁霞,等.“电写时代的汉字教学:变与不变”大家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5,(3):1-17.
- [6] 叶明慧,屈哨兵.数智时代汉字输入方式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5):111-126.
- [7] 李士龙.基于多模态理论的法国华裔线上一对一初级汉字教学实践[D].河北科技大学,2025. DOI:10.27107/d.cnki.ghbku.2025.001268.
- [8] 王佳萌.人机协同模式下汉语初级水平留学生电写汉字教学设计[D].山东财经大学,2026.

作者简介:代一琳(2003.02—),女,汉族,四川内江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字要素教学。